

郭敬明审美在线

《晴雅集》故事掉线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由郭敬明执导、赵又廷和邓伦主演的奇幻电影《晴雅集》于12月25日全国上映,电影首日票房达到1.23亿元,是近期少有的首日票房破亿元的电影。上映首周末,该片票房突破2.5亿元。

影片的口碑则耐人寻味。一方面,该片的受欢迎程度似乎达到了郭敬明导演生涯的巅峰。点映的猫眼评分高达9.2,郭敬明激动发微博“我不是在做梦吧”;曾狼批《小时代》的编剧史航发长微博夸赞《晴雅集》“肯定不是烂片”;还有不少观众在网上分享了相似的观影感受:期待不高,却收获了惊喜。但另一方面,《晴雅集》的豆瓣评分却只有5.1,虽然已是郭敬明导演作品中评分最高的一部,但仍属不及格水平,其中一星评价比例更达31%,比《小时代》系列还高。



邓伦(左)、赵又廷“花间会”



晴明(左)、博雅兄弟情深



《晴雅集》布景华丽



春夏(左)饰演法师龙夜



片中,邓伦化身朱骨

审美 | 郭式美学,升级上线

“美”成为《晴雅集》最鲜明也最受好评的亮点。在郭敬明的主导下,《晴雅集》的画面极尽华丽:万家灯火点缀东京城、公主(王子文饰)和鹤守月(汪泽饰)在皇宫依偎看夕阳、晴明(赵又廷饰)和博雅(邓伦饰)在樱花树下驻足聊天……角色的颜值和身材也毋庸置疑:无论是法师还是式神,几乎每个角色都画着精致的妆容;鹤守月和博雅在最后一场大战中光着膀子凌空肉搏,连受伤吐血也要吐出凄美感。

据悉,为了让电影看起来足够美轮美奂,郭敬明此番花了重本。他找来三位

大师为电影保驾护航:艺术总监屠楠,曾凭借电影《妖猫传》获得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奖;服装设计指导黄薇,曾担任台湾版《Vogue》创意总监,《小时代》的造型也出自她手;音乐指导川井宪次,代表作包括《攻壳机动队》动画、《叶问》系列电影等。在置景上,剧组特意在横店影视城挖出一条河,只为了拍两个场面——电影开头晴明坐船进城,电影结尾晴明坐船出城。在服装上,赵又廷每一套戏服都选用了飘逸又挺拔的面料,上面绣有古法手工刺绣,每件制作耗时近20天;邓伦的戏服全是真皮,服装组为此特地创新了皮

革刺绣的手法。道具方面,邓伦使用的折扇弓采用了榫卯工艺,光设计就花了6个月。

《晴雅集》的审美跟《小时代》系列、《爵迹》一脉相承,风评却好了不少。虽然也有声音批评《晴雅集》的画面空洞,但这种华丽精致的“郭式美学”应用在一部东方奇幻电影中,还是得到了不少观众的肯定。有人大赞郭敬明“审美一直在线”,有人愿意为《晴雅集》的画面买单:“故事略显单薄,但整体来说,去感受一下帧帧烧钱的特效和画面延绵的美,也是值得的。”

故事 | 情节简单,节奏缓慢

有人称赞《晴雅集》剧情完整,也有人批评《晴雅集》节奏拖沓。《晴雅集》的确基本把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说清楚了:故事发生在一个人和妖共存的世界,被封存在天都城的妖祸蛇蠢蠢欲动,准备再次为害人间,晴明、博雅、夜夜(春夏饰)等法师肩负天命,必须联手阻止祸蛇降临。

虽然有了一条完整的主线,但故事似乎缺少扣人心弦的“血肉”。郭敬明曾在综艺节目中《演员请就位》中执导过同为奇幻题材的《画皮》30分钟片段,被夸赞“有电影质感”。但在真正拍摄电影长片

的时候,他却暴露出无法把握叙事节奏的弱点。他试图通过引入公主、鹤守月、祸蛇的副线,将《晴雅集》的故事讲得更复杂一些,可惜悬念设置过于简单,难以给观众带来抽丝剥茧快感。

不仅如此,影片的表现方式也略显寡淡。电影长达132分钟,节奏却无甚起伏,此外,演员说话故意放慢语速,武打场面大量使用慢镜,都导致紧张感营造失败。最终,影片更多还是通过台词来推动情节,通过配乐来营造氛围,但川井宪次的配乐几乎铺满了电影的每一分钟,令人感觉疲惫。

长处 | 找准受众,打感情牌

尽管硬伤不少,《晴雅集》仍能赢得一部分观众的好评。观众对郭敬明的期待值偏低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郭敬明一如既往地找准了自己的受众。

以往的国产奇幻电影大多不以女性为目标群体:徐克《狄仁杰》系列面向武侠迷和视觉大片爱好者,《捉妖记》系列和《赤狐书生》主打合家欢群体,花大力气展现“盛唐气象”的《妖猫传》目标受众则更高端文艺……《晴雅集》却集中精力主攻女性受众——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该片的“想看”用户中有78.1%为女性。

从《小时代》系列和《爵迹》系列已经可以看出,郭敬明深谙其受众的审美点。《晴雅集》更是选择了两

位古装偶像剧而人气急升的男演员担纲,赵又廷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邓伦有《香蜜沉沉烬如霜》。《晴雅集》实际上便如同一部升级版

的古偶电影,服化道和画面风格走精美细腻路线,故事的内在推动力也落在“情”字上。《晴雅集》着重刻画了晴明和博雅的友情,以及公主与法师修行及其替身鹤守月的爱情。虽然买了日本作家梦枕獯著名奇幻小说《阴阳师》的版权,但《晴雅集》作了大刀阔斧的本土化改动,其中晴明与博雅的关系不再是原作中“阴阳师与他的副手”,博雅从普通贵族变成了与晴明能力相当的法师,两人因此变成了国内影视作品流行的“双男主”设定,更符合国内粉丝的口味。

网友评论

时间之葬:没想到居然还不错。整个世界观的架设就远超预期。这多少得益于梦枕獯的原著,也得益于川井宪次大神的配乐。故事前半部的破案部分也饶有趣味,人物性格在明争暗斗的过程中得以彰显。

Cycble:又名《神都龙王之妖塔传》《陈情令之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名侦探晴明之狼人杀》《奇闻博士之式神宝贝》《甄嬛传之皇后杀了皇后》《咬文嚼字之你说的是守护我的是永恒》……

嘟嘟熊之父:这么点小事拿给郭礼涛估计半小时就讲完了,剩下的时间如同在看演员夏闰红毯怎么捧都捧不走。(评论摘自豆瓣)

花地

杨德友的寂寞家园

林贤治

出版社把《同志与情人 罗莎·卢森堡致莱奥·姚吉切斯书信》的校样寄给我,让我过目。这时,我不禁想起译者杨德友先生,想到他未能看到此书的出版,心中不免难过。

我与杨先生缘铿一面,在他生前,彼此唯靠电话联络。最早通话,回想起来,当始于《寒星下的布拉格》一书的翻译。

《寒星下的布拉格》是捷克犹太女作家、翻译家海达·科瓦莉的回忆录。作者一度关押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书中记叙了她先后在纳粹和苏联统治下的布拉格生活。我托朋友在美国寻得此书,买下版权,同时联系译者。当译稿完成之后,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编辑方与我联系,谓早前已约请杨德友先生翻译,问是否可用杨译?然而水已成舟,只好谢绝。

不意,某日忽然接到杨先生从山西打来的电话。一个温和的略带沙哑的声音。他一边轻笑着说话,连声称赞海达回忆录,祝贺它能在国内出版。他早知道我无法采用他的译稿,电话里并不选择谁,容他把稿子寄过来,让我对照校读,或可从减少一些错误,使书稿更臻完善。意思很明白,无非希望我的翻译有一点实际上的用处罢了。这哪里算得是请求?分明是一种赏赐!当时,我顿然感到电话那端的老头特别可敬,而且可爱!

《寒星下的布拉格》是我取的

书名,杨先生直译为《悲星之下:布拉格生活》。编辑过程中,我多次把杨先生的译法转告译者,大多能得到译者的认同。前前后后,确实改正了手头译本的几处错译,还有其他一些不准确和不顺畅的地方。书出来后,很遗憾不曾建议译者写个后记之类,记下杨先生为本书所付出的劳动,感谢他无私的奉献。原想借再版的机会,对此作出弥补,无奈书卖到中途就不能再卖了。

过了不久,我看到一条海外的书讯,说有一本卢森堡给她的恋人莱奥·姚吉切斯的书信集,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纽约出版。卢森堡是我景仰的革命家,读过她的文集和各种传记,编辑出版过她的著作。得知她有这样一个“情书”,非常兴奋,立刻让美国的朋友买下寄过来。

拿到原书之后,首先想到杨先生,便径直给他挂电话,请他翻译。他爽快地答应了,说手头还压着几部待译的书,但愿意给卢森堡让路。还告诉我,著名的卢森堡研究专家程人乾先生是他所在的山西大学的校长,生前经常和他谈书,电话里又顺其自然地走进我们的生活。

清晨,我会特意起早,用重新盛开的心情迎接2021年第一天升起的太阳。东方吐白,鱼鳞状的彩霞已经点缀天边,旭日却迟迟不肯登场。它有点羞涩?还是被云雾遮挡?我以为自己睡眼朦胧,用力睁开双眼,去搜寻那曙光初现的景象。我捕捉到一缕阳光,它正拨云穿雾,犹如即将离开母体而世间的婴儿般挣扎着。我等待着,盼望着,阳光终于露出了脸。

一元复始,打开电视,刷新一下手机,满屏都是喜庆的色调,天南地北的

请他再梳理一遍。杨先生实在是一个热情又谦和的人,定稿时发现,许多地方都接受了我这个门外汉的意见,重新翻弄过了。后来,两书出版的事中途搁置。

杨先生曾就译稿的情况,我作了解释,从此不复过问,直至去世。我感觉,杨先生对我是信任的。信任是一种负担,令我想起鲁迅在白莽《孩儿塔》序文中的比喻,说存放亡友的遗文,就像手里捏着一团火,企图给予流布。杨先生的遗稿,在我也有如同同样的焦灼之感,何况里面还隐藏着两颗灼热的灵魂。

我把卢森堡的两部译稿交给上海的一位朋友,曾为我的著作做过责任编辑的周向安女士。她离职后,把稿子转给商务印书馆的龚婉洁女士,同时告诉我,龚女士正好是一位喜欢卢森堡的人。从纽约到广州,到西安,到上海,然后到北京,卢森堡在纸上辗转了这么多个城市,总算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日前,我找出一本《怀旧的未来》来谈,赫然见到杨德友的名字。书买了许久,到手时瞥了一下便塞进了书堆,顾不上作者和译者。原以为是一部闲书,实际上是一部独特的文化史著。这部书提醒我,杨先生定然译过不少我所未见的书。打开“百度”查看,这个杨德友和别的杨德友混在一起,在众多照片中,他的似乎

只有一张。介绍说1938年生人,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美国多所大学做访问学者,曾被波兰驻华大使馆授予“传播波兰文化波兰外交部长奖”,译著约三十种。此外,不见有评论的文字。我找到杨先生的外甥女,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魏时煜女士,问及杨先生情况。她随即发来多份资料,其是一份扩大了的书单,外加当地报纸的介绍,以及杨先生本人的自述,统共不足三千字。这就是杨先生的个人史的全部。

杨先生的翻译成就,与他在知识界的名声相比,显然极不相称,这使我感到惊讶。杨先生所译,遍及文化、文学、宗教、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涉及英、俄、波兰等多个语种,除了学术论著,小说、诗歌、传记,乃至书信集、歌曲集都有译本,各有匀称漂亮的体态。一边译理论,一边译诗,当是何等的左右支绌,在杨先生这里却是得心应手。如此广泛而不失精到的翻译,几人可以做到?仅四十种译著数目,体量之大,在翻译家中也是罕有的。然而,当人们谈论读书,谈论文化的时候,竟未尝听到有人说起杨德友!

我很感慨,和魏时煜女士谈起来,她说,在她的印象中,杨先生从来是一个低调的人,即使条件优越,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她

还告诉我,杨先生本来是北京人,满汉混血。1957年时,考进北京外国语学院,后转学至山西师范,从此一直居太原。

我发现,杨先生的几十部译著,还有许多译文,都是在“文革”后爆发地集中发表的,令我想起大史公《报任安书》中关于“发愤”著述的话:“此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杨先生所译,以文化著述为多,尤其是俄国文化、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文学。其中的自由、苦难、乡土感、人民性,在老一代知识分子中是有影响的。在译博罗夫斯基的《石头世界》时,杨先生自白说,翻译这位波兰作家的过程,就是他长达几个月“梦魇连绵、睡不安的日子”。

与其说,翻译是杨先生的一种生活方式,毋宁说是生活本身。说到杨先生,魏时煜女士在信中强调指出,杨先生在山城太原,很少有人能够平等对话,所以是寂寞的。这种寂寞,她和全家人都很了解。于是我想,杨先生一定把翻译当成重现的家园,从中建造、耕耘、种植,通过日夜不停歇的劳动,藉以驱除内心寂寞的要害。

寂寞养育了一个人的灵魂和文字,这个人,连同他的文字是我所信任的。寂寞是噬人的事,没有人甘受如此西西弗斯式的自我折磨,尤其对现代的知识精英而言。



欢乐天堂(国画) 陈福耀

家乡的花卷

彭伟栋

民以食为天,因此美食最有吸引人的魅力。生在潮汕,早餐最喜欢选择花卷。虽然,这普通的面食无法与山珍海味相提并论,但是别有特色,解决温饱之外,口感也佳。

花卷怎么做?朋友曾拍过一条题为《最迷人花卷》的视频:先是呈现字幕加声音“这条比花好看的花卷请你来食”,随即呈现的是厨师称面粉,再搓面粉,然后通过机器打成一片片较厚的面皮。准备捣碎的花生、白砂糖等馅料混合在一起,接着将面皮铺平,把馅料洒在面皮上,再将葱花切碎,撒在上面;然后沿着面皮卷起馅料来,便形成一条面棍,再用刀切出一个个花卷,边沿露出的馅料卷成一团,真像花一样美!我总想:做人应该如同花卷,将馅料卷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做起事来将事半功倍。

我家也曾做过花卷,但是刚开始就以失败告终。原因是馅料调配不均,放得太少,导致口感不好。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了经验,再次做起来,馅料适度,口感就比以前好多了。何况,面皮是自己手打的,韧性好。正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起来,家人总爱去买一些包子、花卷做早餐,其中花卷是我的最爱,它不像包子一样馅料丰富,什么猪肉、木薯、鸡蛋、葱花等混在一起,有的做得比一个拳头还大,吃一个下去后就觉得很饱,容易腻。而有的花卷

虽然大,但非常馋人,花卷蒸熟后白砂糖形成糖膏,混着花生与葱花味,不知有多吸引人!花卷不像包子那样“圆润”,却比较“精干”,吃了还想吃。我吃过最好吃的是附近包子铺做的花卷。店不大,大约二十来平方而已,每天出炉的花卷飘香逼人,让人垂涎三尺。最有特色的是:他们做的花卷大概半个巴掌大,这可比别家卖的花卷小了差不多一半。可是,品尝后你会发现:浓缩才是精华。里面卷的花生、葱花和糖膏非常饱满,趁热一口咬下去,感觉既脆又香,可见花生油炸得够火,糖膏分配均匀。更重要的是,面皮经过人工“打磨”,很有韧性,细嚼会觉得别有滋味。这家店的花卷一个才五毛钱,物美价廉。我早上吃四个下去,也不会感到腻。

这家店,每天生意络绎不绝,无非是制作精细、特色化。所谓精细,就是细心,比如打磨面皮,不能靠机器,只能手工,这样更能掌握韧度,做出更有韧性的面皮;所谓特色,就是要有自己的“个性”,比如,尽管小但馅料饱满,质量佳,这样就胜过那些“大个子”。清晨,喝一碗豆浆,吃几个小花卷,便去上班,日复一日。这早餐不但使人觉得好吃,还有一种情感在里面。有些老乡别井的人,也许每天都大鱼大肉,可还是会怀念家乡的风味小吃,比如这家店铺的花卷。

新诗台

黄礼孩

祝你新年快乐

在旷野陌路或大街小巷遇见一个新词它来自汉语的提灯,像种子栖居于闪电放平视线,百草在仪式里依存转调的日子,并不能拽开旧世界抛物线只呈现出生命短暂的蓝焰命运的飞鸟,它从一飞出三扩散着音乐白色的清单,声线时有弯曲我们需要一个新国度,需要怒放的玫瑰新年的曙光并不选择谁的裂缝来照耀渴望梳理年轻的风的人,他四处奔波雪没有下来,眺望一片迫切闪亮的叶子我了解自然再提面命的时刻倾听,舞蹈,或搏斗,于无尽处持续游荡

春来早

陈友涛

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寓意好的开端。查干湖零下十几度的冰面上,冬捕的人们正忙得热火朝天,汗水凝固成了冰滴。纯朴的渔民用蒙古族最古老与传统的方式捕捞,符合“体形要求”的鱼儿欢腾地进入那张勤劳编织的网,那一网起获的是丰收,更是劳动结晶的见证,一条条肥硕的鱼被码垛起来,构筑一道“年年有余,年年有余”的幸福墙。人们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连那最肥美的“鱼王”,也被查干湖人引以为傲地作为吉祥物拍卖。

北回归线以南的鹏城大地,热带季风气候和西伯利亚寒流正面交锋,虽然气温骤降,植物精灵依然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城市美容师早已把这座世界窗口之城

精心打扮,犹如即将出阁的新娘。深南大道上,车水马龙,红黄橙绿,五彩缤纷的花带像蜿蜒的巨龙由西向东延伸;莲花山下,火焰般的勒杜鹃恣意地怒放。游人如织,簇拥山巅瞻仰伟人铜像,聆听《春天的故事》那熟悉的旋律,孕育新的梦想。深圳湾公园漫长的海岸上,人潮拥挤,观海听涛,栖息候鸟在红树林里无拘无束地穿行。驻足观鸟,或许会联想到自己同样过着候鸟般的生活,但他乡俨然已是故乡……

元旦这一天,人们会用不同的形式来辞旧迎新,同时在心田种下一粒希望的种子。南粤春早,2021年的阳光即将突破重云,一股暖流轻轻拂面,“吹面不寒杨柳风”,这不正是春风吗?